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三

節序 千秋萬附

古詩律詩共五十首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

洙曰巫山屬夔州楚置巫山郡秦昭三十年伐楚取黔中巫郡是也

漢為巫郡今縣北有巫山即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山之岵○修可曰陸機云吾將老而為客病多猶是客

謀拙竟何人

洙曰顏延年存沒竟何人烟介在明淑

閭闔開黃道

洙曰丘希範侍宴樂

遊苑誌曰開闔闔馳道聞鳳吹離騷吾令帝閭開闔兮倚闔闔而望子曹植闔闔天衢通前漢游闔闔觀玉臺天門開軼蕩蕩大人

賦排闥闔而入帝居楊炯賦闔闔開闔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前便殿下伯玉中書

衣冠拜紫宸

洙曰唐韓皇為中丞常有

郎詩大方信

包含優渥遂不已躍鱗龍鳳地揮翰紫宸裏榮光

懸日月

洙曰中侯曰榮光出向大氣四塞榮光即五色也易繫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趙曰瞻大顯也天子之谷

謂之日賜與出金銀

洙曰蜀先王傳取蜀城中金銀錢賜將士

愁寂鴛鴦行斷

洙曰

謂之光造鴛鴦之行○趙曰公昔甘為左拾遺今流落於外故云鴛鴦行斷也

參差虎穴鄰

洙曰班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劉安招隱士僚子○趙曰言在夔州乃與虎狼之穴相近也

西江元下蜀

趙曰楚人指蜀江為西

北斗故臨秦

修可曰長安上

直北斗謂之北斗城言瞻望其所不能故自嘆也

散地逾高枕

夢符曰右按王弼明又通變例曰投文散

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趙曰指言居夔州是閑散之地也

生涯脫要津

趙曰

古詩先據要路津脫要津則不在鴛鴦之行也

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蘇曰謝奉

容居江表佳門前梅柳幾回見新秋葉故人無音信何也○趙曰言夔州去中國遠為天之一邊也公在夔州凡三年矣故云幾回新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

趙曰齊人月令曰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

忽憶兩

京梅發時

趙曰以紀兩京當立春日已有菜也

盤出高門行白玉

趙曰行白玉盤也應



勁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壇菜傳纖手送青絲蘇曰東晉李鄂立春日命蘆葍芹芽為菜盤饋凱江

淮人効之古詩云蘆葍服白玉縷生菜青巫峽寒江那對眼杜

絲盤子寓惠州適值春日書示翟夫子此身未知歸定

陵遠客不勝悲趙曰言巫峽傍江也寒那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鍾離縣郎伯殊方鎮京

華舊國移趙曰以祿山之亂而奔移也春城廻北斗郢樹

發南枝趙曰見伯鳥戀本枝注○趙曰長安城曰北斗城方春

公在長安而妹在鍾離也○鄭曰王彥輔云或云郢字誤印以不

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趙曰重紀亂離四方之使隔絕故也

元日示宗武

汝啼吾手戰吾髮汝身長趙曰手戰老病也身長長大也啼

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栢酒正曰周庚信

賔酒詩栢酒隨銘至栢花逐頌來梁庾肩吾歲盡詩云聊用栢葉

酒且奠五辛盤○尹曰崔寔四月月令曰元日進栢酒椒是玉

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走栢是仙藥進酒次第以年少

者為先故十八卷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衰病

只藜牀林曰管寧家貧坐藜訓諭青衿子青衿子衿悠悠我

心毛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王仲宣詠史詩曰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

見駟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向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為郎

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陋陛下好壯臣已老矣是以

三朝不遇故老於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賦詩猶落

筆張平子思玄賦云尉眉眉而郎潛逮三葉而講武賦詩猶落

壽以獻觴潘安仁雜萬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朱曰弟豐在

人日寄杜二拾遺

趙曰適於肅宗時為李輔國致

為彭州刺史
又遷蜀州

高適作

人日題詩寄草堂

洙曰草堂公所結於浣花

遙憐故人思故鄉柳

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

心懷百憂復千慮

趙曰南蕃指言蜀州也豈當成都改為南京而蜀在成都之南故云南蕃乎

今

年人

洙曰一作此

日空相憶明年人

洙曰一作此

日知何處一卧

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

洙曰

任蜀州刺史

媿爾東南西北人

趙曰滴勃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所以引宋句之言蓋初以書劍從事而至老却遭風塵雖龍鍾為太守有媿於杜公為東西南北人也○孔子曰立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以孔子驛聘比杜公矣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

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

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

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玉瑀與

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

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

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洙曰迸淚言不可割也昨言近如昨日也

嗚呼壯士多

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

匡君略

洙曰鬱鬱鬱不伸貌言有匡君之略不得伸也

錦里春光空爛熳

趙曰謂往

居在在成都高任蜀人日相憶見寄所以重歎之

瑤墀侍臣已真寔

洙曰時適已二矣○趙曰適為

刑部侍郎散騎常侍乃天子玉墀之從臣今追言其死而真寔也

瀟湘水國空鼉鼉

趙曰

公今知此詩乃在潭
鄠杜秋天失鷓鴣蘇曰劉向云父老

期風霜失于鷓鴣也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趙曰以

言其扁舟在潭也東西南北之句且遙拱北辰纏冠盜洙曰北辰象帝居時

欲傾東海洗乾坤洙曰思滌邊塞西蕃最充斥洙曰西

衣冠南渡多崩奔洙曰南渡避亂也崩奔蒼黃貌

鼓瑟至今悲帝子洙曰湘妃堯之女也故曰帝子傳

曳裾何處否王門洙曰郭湯何王之門不可曳

文章曹植波瀾闊洙曰曹植服食劉安德業尊洙曰

長笛誰能洙曰一亂愁思夢符曰

昭州詞翰與招魂右按後

師曰自高寄詩已十餘年追思之纔如昨日言時光奄忽也

郭拍天地間反篇言反報之篇即追酬也鬱鬱言有匡君之略鬱

滯而不得伸錦里拍蜀堪堪侍曰謂高已亡也甫鄠杜人今寄居

湘水傍近龜鼉而不獲高翔遠舉故云失鷓鴣比辰喻帝坐為賊

所據故云纏冠盜西蕃充斥言吐蕃縱橫也衣冠指士大夫南渡

避亂悲帝子託言公主諸王亂離飄泊故可悲也覓王門託言漢

中王璣乃甫所親愛者不可得見曹植劉安皆宗親以比漢中王

昭州拍敬超先善為詞翰可為南招魂也亂離之際精魂奔散欲

以詞招之

人日兩篇彥輔曰前五後七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

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則正旦

書雜於門七日鑊人戶上良為此也

元日到人日修可曰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友

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

二四百年惟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取書與客曰此東方朔占書

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

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暗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

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春秋豈書正

正月意取深得古人用心未有不陰時冰雪頭鳥難至春寒花較遲雲

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少無勞比素絲蘇曰柳博蓬首愁搔首稀疎之甚羞比素絲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蘇曰王遇元語弟曰一談一笑世俗酒多

之歡豈識文字真樂耶余元日在善化因書此詩二篇與楊太守善化因書此詩二篇與楊太守

日示宗武注○趙曰四民勝裏金花巧耐寒勝曰人日造華月令曰元日進椒栢酒勝裏金花巧耐寒勝相遺起於晉

代見賈充李夫人曲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歲時記人日以七種菜為羹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為人勝

以像瑞圖之形佩劍衝星聊暫按無不佩劍其後唯朝帶晉書斗牛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匣琴流水自須彈操曰琴有三峽流泉

流水而鍾子期曰湯湯哉操曰琴有三峽流泉

舊注所引却是流泉操也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

路難趙曰行路難古曲各言以直道行之無他而不可往也

社日兩篇社詩三

九農成德業九農為九農正百祀發光輝子曰共工氏有

水士故祀以為社左傳盛德者必百世祀報効神如在神如神在馨香舊不違

歌乞此一日醉趙曰公自北鴈塞聲微趙曰秋時尚想

東方朔恢諧割肉歸承日晏不來朔獨按劍割肉謂其同官

曰社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技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蘇曰

此社日詩所載乃是伏日或云誤使事或云大手筆寫意而已○

鮑曰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則祠

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作水童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作水童

北老於江南趙曰公言流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落於此故涕

漢在秋風 鴛鴦迴金闕 洙曰鴛鴦公卿也。趙曰金闕天子之中落也。 誰憐病峽中 洙曰公自傷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洙曰熟食日即寒節也。秦人呼熟食為熟食日。言其不動煙火。

預辦熟食物過節也。齊人呼為冷節。又云禁煙。

消渴游江漢 趙曰自志其病也。 羈栖尚甲兵 幾年逢熟食 趙曰寒食日更

不舉火而令食其物故謂之寒食亦謂之熟食。 萬里逼清明 松柏邛山路 風花

白帝城 田曰十道志曰邛山在路陽縣北。俗以寒食省墳子美先茔在邛而其身流寓白帝於寒食不能免省故有此

句。鄭曰邛字志邛州因邛來山為名。米經注邛來山在漁嘉嚴道縣。 汝曹催我老回首 淡

縱橫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 他時見汝心 趙曰令節指寒食也。以汝年少未

杜詩三

其心如我 浮生看物變 為恨與年深 長葛書難得 鄭

春秋時鄭地 江州涕不禁 鄭曰居 團圓思弟妹 蘇曰季湛

仲宣樓射欄白語登樓以有弔古之恨更值團圓忍 行坐白頭

吟 趙曰卓文君作白頭吟 趙曰卓文君作白頭吟 趙曰卓文君作白頭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 猶寒 趙曰其猶食是寒物 隱 鄭曰於 几蕭

條帶鶻冠 洙曰漢輿服志號賁武騎皆鶻冠南郭子綦隱几

趙曰鶻冠者隱人之冠也。表淑真隱傳 春水船如天上坐 趙

魯直言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

可謂點鐵成金。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少陵此句本沈雲卿船如

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也。或以此論少陵 老年花似霧中看 尹曰張歎至秦嘆曰老年看花眼

本哉 老年花似霧中看 眩如隔霧覩誰於燭下數牛毛也

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

里看雲直北至長安徐敬業登陴起遐目回首見長安河陽視京縣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蘇曰何遜古道難云直北長安道愁看別離人

寒食

寒食江村路作樹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

暉暉田父作舍要皆去趙曰要平聲言有鄰家鬧日

一作不違用閑字後有北斗殷后○蘇曰董寧淳至每有借問不

違人意其喜得良鄰○趙曰當休問言鄰家之問亦不違而受之

皆去鄰家問不違之語不違地偏相識盡鷄犬亦忘歸日

一作其情問乃問遺也

清明

著處繁花矜是北詩三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

豔明眉爭道朱蹄騎嚙膝取馬入達平日此馬今日死矣

及將乘馬趨香鬻帝怒遣使殺之○趙曰以朱飾其蹄耳舊

注引魏文將乘馬趨香鬻帝怒殺之非是蓋惡香馬性偶如

此耳若及皆然豈不傷人乎公蓋使二褒聖王得此都好遊湘

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軍馬援征交

吐女子徵側復又葛強親近同心事簡愛將也金盞下

山紅粉洗曰晚牙檣揆施青樓遠燈符曰右按廣韻盞與

載其形記于金盞又郭景純江賦舳舻相屬萬里連檣檣曰檣

帆柱也又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鷁揚旌柁張揖曰柁也古樂

府劉生詩在檣檣字孟豪雄道姓劉黃陌通宋邸大路起青樓又

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結更下青樓又古曲青樓臨大道游

俠盡淹留○趙曰揆施轉舵也青樓則所被襖之處岸上有古

時變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

除朱曰被除上巳也東晉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觴後人相緣因為盛集○趙曰周禮女巫掌歲時被除暨俗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唐氣朔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則被除之義尤明○師曰務足誇多也所謂鬪草者正此意也馬援以北衡州刺史也葛強乃山簡愛將以比刺史之部將也古樂府劉生詩座驚稱字孟豪雄道姓劉廣陌稱朱郎大路起青樓又張正見採桑詩倡妾不勝愁結末下青樓施所以正船搖施三按橋尾銳如牙故曰牙檣苦難居謂無定居也南老人工謁侯門俯仰於人非其本性故曰逢迎少壯非吾道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朱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注謂季春將出火也故子美引新火而用也○趙曰唐制清明日賜百官新火賈島詩曰晴風吹柳絮新火起湖色春光淨客船朱曰郭

羽衝花他自得朱曰射雉賦有綺翼縹頸衣宵紅顏騎竹我無緣朱曰郭

兒騎竹馬○趙曰繡羽者眼前所見文禽也街花亦是禽之實事也鳥衝花而自得人之不如也紅顏者少年之顏稚子騎馬之戲

我不復然則老本奇一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支亦可憐不

見定玉城舊處朱曰長沙定王○鄭曰寰宇記潭州長沙縣定王廟在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七丈俗謂之定王

岡長懷賈傅井依然朱曰今長沙賈太傅誼廟有井存焉韓愈井詩亦云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墓

上亦曾窺○修可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湘州南寺之陳賈誼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誼宅今為陶侃廟種柑

猶有存者更穆之湘州記同此○趙曰定王則長沙定王賈傅賈誼也○鄭曰寰宇記誼廟在長沙縣南六十里廟即誼宅中有井

上方虛靈沾焦舉為美食朱曰事見何遜新論及汝南先賢傳後漢焦舉博學遷并州刺史太原

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禁舉火由是土民每冬中徹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

舉既到州乃作書以置子推之朝言盛冬夫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預溫食由是眾惑稍解風俗頗革新序

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綿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事具在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

為大火之盛故謂之焚火俗傳實藉嚴君賈下錢朱曰見上云子推此日被焚而禁火也

鍾鼎山林久天性濁醪麴飯任吾年夢符曰右按酒經曰醪汁滓酒

佐

也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蘇曰梁總告友人曰五斗粟非所欲也。洛中有薄田數畝桑柘蔬園又數畝老夫率兒女輩操耒耜紅織與鄰里往來獨醪麴飯任此天年庶免風波歧路易翻覆耳。趙曰擊鍾而食列鼎而食富貴人之事也。山林則隱逸之人雖處貧賤而甘之則與好富貴者各天性耳既無盛饌姑且濁醪麴飯而已。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趙曰出素問黃帝之言風曰或為偏枯

寂寂繫舟雙下淡朱曰賈誼傳不繫之舟悠悠伏枕左書空朱曰

稽留伏枕長及咄咄正書空注○師曰右臂既偏枯書空者唯左而已十年蹴踘將雛遠朱曰

蹴踘以為戲趙曰成公綏繡賦以鴻雁之將雛○師曰十年蹴踘言軍興也將雛萬里鞦韆習俗同朱曰古今藝術曰鞦韆遠謂挈子遠遊

旅馬上雲歸紫塞朱曰蕪城賦比走紫塞為門○孝曰言去即

皆紫色漢塞亦然故稱紫塞子美宮池春鴈詩又有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上有霜之句家人鑽火用

青楓朱曰鑽燧改火春取榆柳之火以順陽行火氣秦城樓閣煙朱曰一作鶯花裏

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朱曰風水一作春去○趙曰四句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朱曰野老甫自春日潜行曲江曲師

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岳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時為樂遊苑玄宗開元中鑿池引水環植花木為京師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朱曰康駢劇譚錄曰曲江也本秦愷州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木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

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唐書鄭注傳天和九年注言秦中有災且與力役以禳之文宗因吟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四年曲江四面多樓臺行宮乃勅公卿之家住於

曲江昆明二池起造亭觀詔神策兩軍造紫雲樓綵霞亭內出牌以賜之西京雜記云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弔秦二世文云臨

曲江之隘州蓋其所也關中記云宣帝立朝曲江之北名曰樂遊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也在

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也在

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也在

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也在

廟因苑為名即今昇平坊內餘址是也此地秦為宜春苑也在

漢為樂遊苑也。憶昔霓旌下南苑。宋玉高堂賦霓為旌。唐曲池坊南有南宮苑。中萬

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鄭曰昭陽殿名。漢殿名。同輦隨君侍君

側。朱曰李白詩云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謂楊妃也。漢成帝趙皇

乃立婕妤為皇后。既立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于寶

對輦曰輦。輦前才作詞。一人帶弓箭。蘇曰晉宣帝出獵長春

帶畫弓。白馬嚼。朱曰一作嚙黃金勒。朱曰唐制內官才翻身

向天仰射雲。鄭曰射一箭前。朱曰一作正墜雙飛翼。朱曰西都

下雙鵝。又矢不單。殺中必雙。雙。趙曰按明皇雜錄。明眸皓齒

今何在。朱曰曹子建詩。皓齒明眸。善將傳武。仲舞賦。明盤旋。則

之血汚遊魂歸不得。蘇曰北齊初大戰。累年不解。王襄曰吾

暑嘉曰。臣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朝矣。趙曰。公此詩作於至

德一載之春。血汚遊魂。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

嶺。賜貴。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朱曰時明

妃自盡。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朱曰一云望城北。正敏曰

北此心。惘惘。君應識。又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顧。始

疑杜詩。誤後得荆公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公故改此二字。以合

已意。然公平生未嘗改古人字。觀者宜詳此。黃曰。甫朝哀江頭

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錯

亂。忘南而走北。也。南家居城南。

麗人行。曹子建洛神賦云。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劉向別

三月二日天氣新。朱曰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尚書曰。平

原徐肇。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在。乃招携之水

濱。盥洗。遂因水以祀。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女所談。便非佳

事。尚書即奏。昔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

洛邑。因流水以泛觴。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何

曲。見有金人出捧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

治為陽城令。○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舊注所引事為泛矣。王右軍蘭亭曲水序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此亦天氣清之謂。○秦曰：詩云：方秉簡兮，則知禘於昭王之前。長安水邊多麗人。○蘇曰：羅敷豔歌曰：高臺多姝，始都此。○梅曰：鮑昭蕪城賦曰：東都妙如南國麗人。熊濃意遠，淑且真。○蘇曰：太一仙妃，賦曰：東都妙如南國麗人。熊濃意遠，淑且真。○蘇曰：太一仙妃，

肌理細膩骨肉勻。○定功曰：此曲盡麗人之容好矣。宋玉往四方。肌理細膩骨肉勻。○定功曰：此曲盡麗人之容好矣。宋玉

羅衣裳照暮春。○蘇曰：晉張華注曰：肌理形色云。○蘇曰：晉張華

感金孔雀銀麒麟。○蘇曰：蘇伯微蓋華謂鬢邊花以翠羽鋪飾其狀輕微也。○師曰：翠

壓腰袂穩稱身。○鄭曰：袂居法切。鄭云：交領又其輒切。稱昌

就中雲幕椒房親。○蘇曰：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掖庭椒房。○蘇曰：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掖庭椒房。○蘇曰：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掖庭椒房。

秦國夫人之號。○蘇曰：唐后妃傳：玄宗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

紫駝之峯出翠釜。○蘇曰：漢書：紫駝之峯出翠釜。○蘇曰：漢書：紫駝之峯出翠釜。

水精之盤行素鱗。○蘇曰：漢獻帝水精盤盛鮮鱸，賜近臣

呼為羣音峯。○蘇曰：呼為羣音峯。○蘇曰：呼為羣音峯。

校西陽雜俎。○蘇曰：校西陽雜俎。○蘇曰：校西陽雜俎。

美。○蘇曰：美。○蘇曰：美。

詩曰不假丹梯躡霄漢水精盤冷性犀筋厭飲久未下日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无下筋處○徐君平曰西陽雜爨云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匙筋

鑿空作坐 **紛綸**刀力有鑿者言割中節也潘安仁西征賦

動塵鄭曰輕口送切馬勒也○洙曰前漢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

皆有黃門侍郎按外傳號國出入皆乘駿馬使小黃門為御○夢

符曰右按文選鮑明遠擬古詩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師曰

飛鞚言輕勒 **御厨絲絡送八环**洙曰絲絡一作絡驛周禮膳夫

其馬疾若飛 **御厨絲絡送八环**洙曰絲絡一作絡驛周禮膳夫

豚炮祥擣环漬熬肝膏也又食醫掌八环之齊鮑明遠詩八环盈

雕俎○夢符曰右按尚膳貴戚故以絲絡護衛之絲絡如綺疏也

杜子美稱此以見龍予之隆駱驛為不足道往往在詩云赤墀櫻桃

枝隱映銀絲籠○師曰絲絡者謂天子遣使送御厨食相繼如繹

絲不絕上文言不動塵乃知真 **簫鼓**洙曰一哀吟感鬼神

護天子所賜不敢有所動搖也 **簫鼓**洙曰一哀吟感鬼神

棹歌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賓從雜還實要津**鄭

從才用切隨行也○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云輿輪徐動賓從无

聲劉向傳雜還眾賢師古曰雜還聚積之貌還徒合反古詩曰先

據要路津○趙曰此 **後來鞍馬何逡巡**余曰賈誼過秦論九

幾其男女之糝雜也 **後來鞍馬何逡巡**余曰賈誼過秦論九

進顏師古曰道巡謂疑 **當軒下馬入錦茵**洙曰軒一作道鮑

出而卻退也道千句反 **當軒下馬入錦茵**洙曰軒一作道鮑

紛翹香鞍馬光照地○趙曰當軒下馬言其氣勢洋洋旁若无人

也徐摅贈內詩忽有當軒樹○彦輔曰山巨源詠扇詩舒心謝錦

犀筋厭飲久未下日

鑿空

黃門飛鞚不

動塵

御厨絲絡送八环

簫鼓

哀吟感鬼神

賓從雜還實要津

後來鞍馬何逡巡

當軒下馬入錦茵

揚花雪落覆白蘋

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執勢

絕倫

慎莫近前丞相嗔

絕倫

絕倫

絕倫

絕倫

絕倫

絕倫

絕倫

絕倫

最見寵遇三灼皆美功封韓魏秦三國因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舞公主亦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勅四方獻餉結紉門若市然第舍聯巨謂之五家分賜珍奇使者不絕於道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領四十餘使性豪銳捷給硃硃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復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句剝相其心文便使專制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安祿山嘗奏上國忠大罪二十而國忠亦發祿山反狀故祿山之反以誅國忠為名後從帝幸蜀貴妃縊于馬嵬國忠亦為亂兵所殺爭取其肉且盡諸子及羣妹盡死。修可曰唐史遺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章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李彭曰炙手可熱言門第炎炎也。趙曰炙手可熱言勢焰之薰灼也舊注引代宗時元載用事權傾中外此事在杜公之後非是丞相噴指言國忠而公詩句則後漢相帝時童謡云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之勢也觀國忠本傳國忠盛氣驕復百僚莫敢相可否而公之詩直鋪叙二國衣服飲食之盛聲樂賔從之樂而終篇直拍丞相之薰灼則公之不畏強禦可見矣。師曰甫有多手可熱真莫見噴於丞相之句所以戒當世之士大夫無為譏切其黨以取禍害觀詩以碩人美莊姜與申后蓋取其碩美之德今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之黨徒以艷麗之色寵貴乎。杜甫深意於茲可見。

曲江二首

杜詩三

一片花飛減却春

蘇曰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耶

風飄萬點正愁人

趙曰秦少游有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正使此也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蘇曰宋仁宗為南陽守政

善簾愛有翡翠巢于堂

便信花邊高塚卧麒麟趙曰

有石麒麟蓋富貴之家

西京雜記云是秦始皇驪山墓上

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也。余曰絆音半馬繫

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栢樹

下有石麒麟二枚其身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脚踏折師曰曲江舊

時風景頗佳麗為京城勝遊

自祿山焚蕩之後無復向時奢華是以堂巢翡翠塚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

不行樂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

趙曰王元長古每日江頭盡醉歸

酒債尋常行處有

產業善嘯日常醉欠人酒

陳遵日酒債尋常行處有

出醉歸

皆笑之齊治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貸人生

七十古來稀歲暮書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穿花蛺蝶深

深見作舞點水蜻蜓款款飛司馬遷云刻其款款之愚傳

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趙曰馬小隣春日詩

莫相違矣此豈語同舍郎乎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

水精春作宮殿轉霏微趙曰宮謂之水精宮今以水

桃花細逐揚花落欲共梨花語黃鳥時兼白鳥

飛蘇曰古倚欄曲云紅雨亂和春兩落白鳥時兼黃縱飲久判

人共棄鄭曰判普官懶朝真與世相違作舍情更

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府老謝玄暉復叶滄洲趣古樂

未老大日轉悲傷流離洛陽未遂拂衣之志師曰縱飲久判又

共棄南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懶朝无復顧惜蓋任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趙曰言芙蓉江亭晚色靜年作天

芳魯曰沈休文二月三林花看雨燕脂作支落水荇牽

風翠帶長連而生故如翠帶龍武新軍深駐輦蘇曰開元

折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芙蓉別殿謾焚香蘇曰開元

駕深駐曲江不復幸芙蓉蘇曰開元何時詔作重此金錢會蘇曰開元

明皇與妃子在花萼樓下以金錢遠近為限賽其元擲于地者以

賜太常教方樂推此則所謂金錢會者賜金錢為宴也暫作瀾

醉佳人錦瑟旁

薛曰右安李商隱詩有錦瑟篇其詞曰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或云是美人名

補曰醉佳人傍者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則自有錦瑟者寶瑟瑤瑟之謂也彦輔曰崔灝少年行曰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堂清酒就君家師曰唐舊史百官志左右龍武軍注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御衛之備武后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四年改為左右龍武軍按名諱莊改莊周為嚴周漢安帝諱慶改慶氏為賀氏隋書易虎為武以唐始祖諱虎稱琥珀為武珀白虎為白武之類龍武軍本龍虎軍蓋避唐諱也開元天寶遺事云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為戲又酉陽雜俎梁時荊州塚為雙陸賭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時新收京宮殿焚蕩故駐輦于此回想舊時焚香於芙蓉殿安可得哉故末句有何時詔此金錢會錦瑟言瑟彩繪其文如錦

曲江陪鄭八丈南中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 鷓鴣鷓鴣滿晴沙 自知白髮非春

事涉曰歸去來賦云農人告予以春將有事于西疇○趙曰春事有事于西疇非是且盡芳樽戀物華 近侍即今難浪跡

謂魯曰近侍謂為拾遺

杜詩三

十五

此身那得更無家

趙曰公平昔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迹也前此一身轉徙賊中寄家鄜州當有詩云无家

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云云丈人丈力猶強健 豈傍青門學種瓜

邵平種瓜青門號邵平瓜○師曰青門長安城東門末章勉鄭八出仕未可遽隱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 花蕊亞枝紅 歌

倒衰年發招尋令 節同薄衣臨積水 吹面受和風 有

喜留攀桂 無勞問轉蓬

朱曰昔植詩攀援桂枝聊淹留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端午被恩

榮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 自天題處濕

師曰受之當有名也則賜之也豈可无名乎賜之无名是濫賞也

師曰自天謂賜從天

袁陽源詩延知古人所以悲轉蓬

子當暑暑看來清意內稱長短誅曰一作明。趙曰蓋言天子之意內又稱量羣臣身材長短而賜之此所以荷聖情也。師曰言長短皆稱意足見君恩之重。終身荷聖情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誅曰牽牛織女皆星名也。蘇曰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織女萬古永相望。鄭曰武七夕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曰織女。

誰見回神光誅曰一作竟。難候此事終蒙隴颯然精靈

合蘇曰東海記神龍交即風濤。颯然精靈符合水為之軍。何必秋遂通誅曰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西

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少年夜者感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奔奔正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乞願乞富壽又

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言之亭亭新粧立龍

駕具曾空修可曰南齊謝眺七夕賦云回龍駕之容裔言織女之渡河也。世人亦為爾祈

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鄭曰稱昌李反。白屋達公宮趙曰白屋貧人之室。

杜詩三

十文

如周公下白屋鄭曰白屋草舍也。士公宮公侯之家也出左傳有膳夫翊堂殿

鳴玉淒房櫳鄭曰盧紅切。曝衣遍天下誅曰竹林七賢傳舊俗以所曝皆錦繡比阮貧乃立長竿標大布。曳月揚微風蛛絲小

人態曲綴誅曰一作綴。瓜果中誅曰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絲樓穿七孔針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

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蘇曰此精疲力竭於機杼尚不能支持。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

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

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趙曰公以君臣比夫婦之義也君臣相契於咫尺之間臣苟有虧君或不方圓苟齟齬

容之矣為婦者可不慎乎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許切不相值也。丈夫多英雄誅曰一云勿替言丈夫雄。夢符曰右按楚詞九辯云圓蓋而方

不可亂則為人女為人婦者當慎守至公之戒也

許切不相值也

丈夫多英雄

許切不相值也

納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趙曰：凡相背矣，則圓髮而方納矣。婦人女子一有齟齬，為丈夫者豈能容之？此人之常情也。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師曰：詳味此詩，託意牛女而願為之有家，此人之至情也。雖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巨之事，君苟不以其道而進，何異於踰牆相從乎？詩二之日，鑿冰沖沖，又士如歸妻，迨冰泮以禮，挑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未嫁之女，美心於鑿冰沖沖之間，譬如君臣相去咫尺，非其義，則不相從，契合必以道也。況夫婦之間，其可棄禮法為私會哉？始或不恭，終則乖戾，故云：恩始夫婦，然小大各有期會，要在至公無私邪？也。丈夫英雄之氣，苟非君臣道合，殆若方鑿負柄，了不相入。况牛女之更西乎？是以甫云：神光意難候，候此事終蒙矚，曾空天有九重也。祈請走兒童，謂乞巧也。自小民上至公宮，道家豐儉設果饌，以祀之。烏玉妻房，櫛外則唐夫胡敬於堂殿內，則婦人鳴佩玉於房帷，竹林七賢傳：舊俗以七月七日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謂佳入粧飾於屋前月下乞巧。荆楚歲時記：七夕穿七孔針於中庭，有蟻子羅於瓜果上，則以為得巧。白露零，全日出方罷。此人間舊風俗也。

九日寄岑參

北寺三
十七
參善曰：此詩言君為姦邪所蔽，而賢人幽憂。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

鄭曰：戶括切。一作浩浩。

活活云水流聲而泥之深多，則行為有聲也。

思君令人瘦，

朱曰：一作浩浩。

又詩思君令人老，軒車又向遲。

沉吟坐秋

朱曰：一作軒飯。

一作軒飯。

飲食錯昏書，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蘇曰：王述子在荆楚道路。

阻長哉，云暮矣難為相就。趙曰：此所以懷公生也。

吁嗟乎蒼

生稼穡不可救，

蘇曰：楚深秋潦，淫雨民有憂色，稼穡不可救，飢歲。

任昌叔本作乎極是，蓋詩云吁嗟乎騶虞，取此三字用也。尚書海隅蒼生，注言蒼蒼然之生，草木也。閔草木而嘆之，以為苦雨稼穡已損為不可救也。

安得誅雲師

朱曰：雲師名屏翳，廣雅在雲師謂之豐隆。蘇曰：以雨不止，鄭泰幾曰：馮諼三

尺刃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朱曰：列子湯問篇：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張平子西京賦：察雲師之

掃除陰氣。

大明韜日月

所憑。趙曰：蜀有地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

大明韜日月

朱曰：晉書：覆乎大明。趙曰：晝夜皆昏，而日不見乎晝，月不見乎夜，皆無明矣。

曠野號禽獸

趙曰：惟淫雨淋注，則禽獸無所安，其飛走故哀號於曠野。

君子強逶迤

鄭曰上於危下余支切

小人困馳驟

趙曰以兩淫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

馬亦強逶迤而已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馳驟此公維南之語法字書本亦委地自得之貌楚辭載雲旗兮逶迤

維南

有崇山

沈曰詩節

恐

與川浸溜

趙曰前漢書有云泰山之溜可以穿石句

之意則憂君子之改節也

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

沈曰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

悠然望南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無草無有射地而生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厚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

菊之落英韓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趙曰此又言不見岑生也。饒曰簡文帝九日詩是為憐陽勳言紛披者暗

使 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

沈曰詩惠連雪賦酌相吳之醇酎西京雜記漢制宗

朝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三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醞酎等侯爵酒通傳爵秋發宣十五年傳秋嗜酒二也。鄭曰酎直效切醇酒也

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沈曰詩采采芣苢又終朝采藍不盈一擔言心有所憂而不在所采也岑生何由而免憂乎。趙曰以不見岑生意緒無聊采之不能多也。臨曰

詩人主文而論諫觀南此詩多託意於苦兩不直斥當時事以意逆志斯得之矣

九日曲江

綴席茱萸好

沈曰風土記俗於九月九日浮舟菡萏裝曰蓮華為加葉為荷花為菡萏實為蓮根為藕

季秋時欲半

沈曰一作百

九日意兼

悲江水清源曲

項曰西京雜記以水

荆門此路疑

沈曰桓温從事於龍山孟嘉落帽龍山在荊州門外

晚來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沈曰陶無酒折菊花盈把至晚王弘送酒遂醉而返。趙曰此言是日之晚在曲江賞詠之興已盡則菊花期約又在明年矣高興盡乃王子猷所謂興盡而返之義。師曰甫云此路疑疑其風景與曲江相若也。搖蕩猶云飄蕩恐復飄蕩不得與菊花相期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甫

今日潘懷縣

沈曰潘岳自

同時陸浚儀

沈曰陸雲出補浚儀今縣居都會之

委要為難理雲到官肅然坐開桑落酒

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僚飲焉庚信有從蒲州來把菊花枝

使君乞酒詩亦云蒲城桑落酒霸岸菊花天

洗日晉陽秋曰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

至乃王弘送酒便飲醉而歸趙曰有劉墮者善造酒熟於桑落

酒詩曰蒲城桑落熟霸岸菊花秋舊注引此說及陶潛事非是

之辰故酒得名焉水經載之詳矣菊花枝出使信從蒲州使君乞

酒詩曰蒲城桑落熟霸岸菊花秋舊注引此說及陶潛事非是

也宿霧披言每登公堂如披宿霧披開

也趙曰公堂則揚奉先之公堂也

晚酣留客舞鳧鳥共

差池朱曰三工高為難令旦望必入朝每至即雙鳧飛來帝令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趙曰言舊時

擁更登危朱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九日五首首闕一

重陽獨酌朱曰一盃中酒抱病豈朱曰一登江上臺竹葉

於人既無分朱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

雖酌不荒不飲也張華輕薄篇朱曰後語宋玉曰子獨不見其玄

日登高飲朱曰後語宋玉曰子獨不見其玄菊花從此不須開朱曰荆楚

長佳啼三聲淚霑裳朱曰後語宋玉曰子獨不見其玄舊國霜前白馬來朱曰漢武太子婚得

上林賦玄猿素此朱曰後語宋玉曰子獨不見其玄弟妹蕭條各何往干

戈衰謝兩相催朱曰干戈與舊日重陽日傳不置不放盃即今蓬髮改但媿菊花開

朱曰愁見朱曰北朝帝都也北闕心長戀朱曰北朝帝都也西江首獨迴茱

黃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朱曰唐制九日采花香泛泛朱曰一坐

摧與蘇司業朱曰唐制九日兼隨鄭廣文朱曰一坐

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具漢

言蘇鄭俱亡而已又流落也頓延年衣冠終真莫西北有孤雲洙曰魏文帝西北有浮雲○孝祥曰唐狄仁傑

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故里樊川菊洙曰樊川在杜曲登高素滻源洙曰滻所簡切滻水也他時一

笑後今日幾人存洙曰言節物依然而人事更變也巫峽蟠江路終南封

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洙曰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落之際而又伏枕則

羈苦可知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洙曰流休文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佳

辰對洙曰一作帶羣盜愁絕更堪論洙曰當盜賊充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固多愁感也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洙曰非昔日遊賞之地也老翁難早出賢

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鄭曰賸石證切亦作剩○梅曰賸有餘也新梳白髮微

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蘇曰王子敬昨過蘇公墳忍淚急趨回首不覺霑衣情動於中莫可

制止也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蘇曰索休曰近魏子胥朝廷在吾醉眼中矣兵戈與

關塞趙曰兵戈以言戰關塞以言戍屯且有防守也此日意無窮

九日奉寄嚴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趙曰時嚴武歸朝以御明皇肅宗山陵

橋道使也何路出巴山趙曰公自言也蓋公時方在梓州客厭倦而欲出耳小驛香醪嫩重

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趙曰公遙想其簇鞍馬而回首白雲

以望之此嚴武所謂杜二見憶者謂此也

巴嶺峇杜二見憶

嚴武作

卧向巴山落月時

趙曰指言杜公也

兩鄉千里夢相思

趙曰嚴與杜各在一

鄉相去千里而夢想之也

可但步兵偏愛酒

洙曰阮籍聞步兵厨多美酒嘗入善釀求為校尉

也

知光祿最能詩

洙曰謝光祿名莊字希逸所著文章四百餘首仕至光祿大夫

江頭赤葉楓

愁客

洙曰楚辭其甚其江水兮有楓

籬外黃花菊對誰

趙曰亦以問杜公也使淵明采菊東

籬下

歧馬望君非一度

趙曰峇杜前篇簇鞍馬之語

冷猿秋鴈不勝悲

薛曰此詩洪亮範謂之骨含蘇李贈見十九卷題省中院壁注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

洙曰東蜀有鄴縣

今日重在涪江濱

趙曰射洪之江也

鄭曰寰宇記江左在縣西二百里沈曰蜀有涪州以涪江得名

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

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

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洙曰憶明皇太平之時不敢明拍故致意驪山

也。蒼舒曰子美傷時憂憤發為辭章拍陳得失莫不切至而此注謂不敢明拍嗚呼謬哉。趙曰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之華清宮也。孫曰驪山明皇遊幸之地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

洙曰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興來今日盡君歡羞

將短髮還吹帽

洙曰孟嘉九月為風吹帽

笑倩傍人為正冠

趙曰借李下不正冠

也藍水遠從千澗落

洙曰三秦記曰藍田有川方三里其水北流出銅鐵玉石

玉山高

並兩峯寒

洙曰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晏曰玉山與秦山華山峙立故云高並兩峯寒

明年此

會知誰健

洙曰一作在中燭樽酒何必拒其滿不知明年今日再開此會誰

是強

健者

洙曰一作再

把茱萸子細看

夢符曰右按西京雜記武帝宮人賈蘭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

○余曰冷齋夜話云詩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云云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作

卧向巴山落月時趙曰指言杜公也

兩鄉千里夢相思趙曰嚴與杜各在一

鄉相去千里而夢想之也可但步兵偏愛酒酒營入善釀水為核尉也

知光祿最能詩洙曰謝光祿名莊字希逸所著文章四百餘首仕至光祿大夫江頭赤葉楓

愁客洙曰楚許其甚籬外黃花菊對誰趙曰亦以問杜公也

籬下趙曰荅杜前篇跛馬望君非一度簇鞍馬之語冷猿秋鴈不勝悲

薛曰此詩洪亮範謂之骨含蘇李驪見十九卷題省中院壁注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洙曰東蜀有鄴縣今日重在涪江濱趙曰射洪

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洙曰一鵝行行師曰鵝行

儀傳儀傳欲知趨走傷心地洙曰此言為華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

氣氲滿眼香洙曰海瀟香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

裳道曰東方未明篇顛倒衣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

一線長洙曰一云日日影添一線長唐雜錄謂宮中以紅線量日

憶昨逍遙供奉班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去年今日侍龍顏洙曰

雀徐開扇影還蘇曰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趙曰麒麟

玉几洙曰一作坐由來天北極洙曰周禮王朱衣只在殿

中間孝祥曰言拾遺只在殿中間與侍衛史同立所謂立螭頭是也孤城此日堪腸斷趙曰

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蘇曰漢武時月氏進七寶孔

賀之儀

至日受

外不得預朝賀而懷
之耳故有腸斷之嘆
愁對寒雲雪滿山
朱曰舞鶴賦水塞長河雪滿羣山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鄭曰泥乃計切江水形容

吾獨老
朱曰屈原放於江潭形容枯槁天涯
朱曰一天邊風俗自相親
朱曰陸士龍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借百城各異俗千里

朝來散紫宸
朱曰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心折北時無一寸

路迷何處見
朱曰一作是三秦
朱曰項羽立三秦王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陵雪色還萱草
朱曰萱草乃忘憂草今漏洩春光有作是柳條縱酒

臘日

欲謀良
朱曰一作長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朱曰紫宸殿也鄭曰此亦宸上志官政

口脂面藥隨恩澤
翠管銀罌下九霄
朱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及賜宴趙曰唐制臘日賜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定功曰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口脂

杜位宅守歲
鮑曰天寶十年辛卯時年四十歲在京師杜位宅守歲是以有四十明朝過之句

守歲阿戎家
鄭曰阿烏葛切朱曰王戎字濬沖少與戎年十五隨父

椒盤已頌花
朱曰周

去盡簪喧擻馬
朱曰

列炬散林鴉
四十明朝過
趙曰公於天寶

飛騰暮景
斜誰能更拘束
蘇曰徐昉真是傲逸之士誰能拘束於俗禮

醉是生涯

明獻明年三大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壯

之年官猶未定宜其感戴之切故曰四十明朝過也

古詩老驥伏櫪

且詩椒花逐頌來蘇曰周處風俗記正

且楚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柏頌椒花酒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

朱曰唐玄宗紀上以降誕日燕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以每年

八月五日為千秋節三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

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暫劫灰

趙曰唐六典注與慶宮池即玄宗龍潛舊宅所居此宅東有舊井勿墮為小池

常有雲氣或黃龍見其中至景龍中其池浸廣遂鴻洞為龍池焉梅曰蓋符命之先也。饒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有外國胡道人云此是天地劫火之餘

相川新涕淚

朱曰二妃涕淚灑竹成班。趙曰公自言其身之所在而感泣

秦樹遠樓臺

朱曰謝玄暉銅雀詩縹帷盡井幹樽酒若平生。靈樹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井

寶鏡羣臣得金五口萬

蘇曰沈炯票

國迴

逸曰金吾將軍掌禁衛者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蘇曰沈炯票

歎曰今天下又七海海弟妹分散唯獨哀白首余生恐投死無地。趙曰淮南子曰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邪今公所言則謂當時賜宴之酒羣臣皆得盡飲正如衢樽也

杜詩三

廿四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

朱曰西京賦總

羅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定功曰宣室志云唐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雲而下列於廷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趙曰鄭榮開元傳紀云云玄宗謂高力士吾昨夜夢遊月宮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之音非人間所聞也吾歸其曲復楚動人杳杳在耳力

王母獻宮桃

朱曰見九重春

羅鞞

朱曰見九重春

紅藻豔

趙曰言宮人也洛神賦凌波微步羅

金羈白雪毛

舞階街壽酒

朱曰舜舜干羽于兩階日劉伶

走索背秋毫

朱曰西京賦跣丸劍之揮霍走止

邊心此日勞

趙曰言今在邊遠

滿眼送波濤

趙曰以見公北望長安之切矣

晝夜

曹附

古詩二首

律詩二十一首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

孟誦唐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章

除夕若曰歲月其徂同一冬可耳指今夕為歲徂其除夕 更長

燭明不可孤

宋玉招魂娛酒不發沉日夜此三蘭膏明燭華

負德是也師曰今世誤多用辜字殊 咸陽客舍一事無功

曰梁吳筠詩君不見長安客舍門 相與博塞 為歡娛

塞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

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塞先代反師曰漢書 馮陵大叫呼五

注云行棊也行棊子以相塞即今世取棊也 袒跣不肯成梟

白師曰五白即今之骰子李白詩有連呼五

盧而年呼五白晉制軍比費白日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擲蒲

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憤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

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

因援五木父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

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梟勝也借勝為年五白博

也盧勝之名也韓非子載匡情對齊宣王之語曰博者貴梟又慕

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擲蒲寶危坐誓之曰世言擲蒲有神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楷曰一云寶拜而受賜○

師曰梟盧博采也如今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

之博采有猪有豹是也

良圖趙曰如劉裕劉毅慕容寶等皆一壯英雄猶如此蒲博則

富貴也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僭石輸百萬

洙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无僭石之儲擲蒲一擲百萬

共舉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僭石之儲者闕却相之位應

劭曰齊人名小彘為僭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僭者

一人之所負僭也楊雄傳家无僭石之儲○鄭曰僭都甘切僭同

說文負荷也師曰詩言及此蓋以博奕者出之所感以為不美

之事甫以客舍撒笑无害於理孰謂非良圖乎僭石言一僭石儲

無僭石家至貧也劉毅家无僭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

時及後舉大事无不如志由此推之入之志量其可已耶甫貧賤

中雖有太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

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袒跣不肯成梟盧也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朱曰明星夜半則見庭前把燭噴兩炬峽
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趙曰清旭清朝也江賦視秀後於清旭楚宮則楚王之宮也霜空萬嶺含

野人時獨往趙曰朝未有行人故野人時獨往耳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

過飢鳥下食貪蘇曰晁錯仰看飛鳥先聲而過者俊鶻乾潔而下者飢鳥病身終不

動蘇曰兩方必華尊者因王三召不來使人又召曰如不來王當斬爾尊者曰斬即斬吾身終不動王聞而異之加禮焉搖

落任江潭朱曰陸士衡載翼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趙曰善本作浦帆帆音夫聲今韻書亦收矣言九晨朝之際想

江浦之中其帆起發而郊居之家以冷而未開其扉也村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

潤休全濕夢符曰右按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趙曰雲晴

欲半迴趙曰言朝既晴雲齊其宿雲半斂而迴去也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朱曰江淹山雲潤注礎趙曰使三都賦之雷奔也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朱曰嵇康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

區之意亦已疎矣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耕稼

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朱曰曹子建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陸

士衡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記

反照

反照開巫峽趙曰開則開豁之義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朱曰魚復

名縣不盡白鹽孤朱曰白鹽山名荻岸如秋水趙曰荻花密布如松

門似畫圖蘇曰稽山景物奇秀王逸少云過松門如在畫圖中牛羊識童僕既夕應

傳呼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朱曰謝靈運夕曛嵐氣侵牛羊歸徑險朱曰

詩牛羊下來北征賦日暝掩其將暮觀牛羊之下來烏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朱曰星劍劍上有星文也玉琴以玉

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朱曰星文也玉琴以玉

為琴徽也

向夕

畎畝孤城外趙曰畎遂溝洫田水之名也畎畝則畎之畝也江村亂水中深山催

短景喬木易高風蘇曰喬木易得高風巨海易得驚波○余曰古今詩話云如此二句了無瑕翳全蓄

深美殆不可模倣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

始堪終朱曰嘯賦清飈振乎喬木

薄暮

江水最深地朱曰此指蜀江○楷曰一本最深作長流山雲薄暮時寒花隱

亂草師曰寒花已非其時甫自比衰年也宿鳥擇深枝趙曰史云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師曰鳥志在奮飛宿鳥已有棲息之地甫自比無飛騰之志者也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

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朱曰作自成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修可曰烏尾當作烏尾殆傳印之誤按後漢五行志桓帝時京

師重謠云曰城上烏尾畢浦蓋言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上多聚斂也○師道曰訛以言驚動也黃雲高未

動白水已揚波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

馬夜出擁彫戈蘇曰馬援夜出擊五蠻蠻陣換馬自備遂橫戈而出。趙曰將軍以敵人識之故換馬彫戈

日暮

牛羊下來夕朱曰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

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根朱曰一作滴秋原頭白

燈明裏何須花燼繁朱曰世俗以燈花為報喜公流定異鄉觸事多感固無異於此也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暫憶江東鱠朱曰張翰兼懷雪下船朱曰王子猷蠻詞

犯星起重覺在天邊朱曰重一作空

城郭悲茄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歛夜深

歸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

飛朱曰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夜

絕岸風威動朱曰蕪城賦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

鳥夜深飛蘇曰王詠云深夜飛江鳥言鳥夜深飛獨坐親雄

劍哀歌嘆短衣朱曰哀歌嘆短衣事近審戚不及煙塵繞閭

闔白首壯心違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朱曰顏延年長為萬里客有

媿百年身朱曰鮑明遠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蘇曰孔融

故國風雲氣朱曰顏延年故國多喬木空城疑高堂

取羞於子孫

戰伐塵胡雜負恩澤

趙曰當時史朝義之亂未除而公與感亂階自祿山也

嗟爾太

平入

殊曰明皇嘗寵祿山坐於金雞障下肅宗以為言上曰胡有異相吾厭之。趙曰公追思而傷及昔為太平之人皆被此禍也。師曰望北長言思君也雲從龍風從虎前君臣會聚子美家京城今客萬里之遠故望風雲之氣有所感傷也

中宵

西閣百尋餘

殊曰西京賦巨獸百尋八尺曰尋

中宵步綺疏

殊曰天台賦曠日耀晃於

綺疏又詩六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陸機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

飛星過水白

鄭曰過古禾切

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

殊曰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詩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潛

波想巨魚

殊曰古詩潛虬思餘波漢書巨魚縱大壑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殊曰景陽詩翳翳結繁雲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

殊曰一作愁趙曰心既弱矣恨其

知愁則恐以愁而尤弱矣

多壘

殊曰一作恨

滿山谷

殊曰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桃源無處

求

殊曰桃源見赤谷西崦人家詩注。趙曰以兵戈未息而多壘非若桃源可以避地而問桃源何處則以仙境難造也

倦夜

竹涼侵卧内

趙曰漢書引入卧内然几寢所皆可例稱

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

滴

殊曰墮也

稀星乍有無

殊曰明滅也

暗飛螢自照

蘇曰王雉如飛螢自照言其勢

常也

水宿鳥相呼

殊曰蜀都賦雲飛水宿江賦其羽族也千類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凡鳥朝鳴曰朝夜鳴曰夜

來林鳥以朝朝水鳥以夜夜今林棲之鳥多朝鳴水宿之鳥多夜

叫。蘇曰江湜水鳥相呼言其共欲安居也因兒子過來請益逐檢錄與之矣。余曰王直方詩話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

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若子美此二句則才力富健過表聖遠甚

萬事干戈裏空

悲清夜徂

殊曰有感時之志而不見用於時故徒悲清夜。師曰古詩云良馬白日足壯士中夜心甫有成時之志

而不見用於時故空悲清夜徂

夜洙曰一云秋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

洙曰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宋玉九辯云沈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小

清靈運天高秋月明

空山獨夜旅魂驚

定功曰玉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踈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

洙曰易繫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蘇曰李陵詩雙杵聲未斷

新月懸東陽

南菊再逢人卧病

洙曰菊一作國北書不至鴈無情

范彦龍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步蟾

洙曰一作警

倚杖看牛斗

洙曰劉休玄落宿牛斗

步擱周流李善注曰步擱步郎也倚杖牧雞純趙曰鳳城言長安也

銀漢遙應接鳳城

洙曰劉休玄落宿牛斗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青女霜楓重

洙曰曉霜楓葉丹青女霜神名

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鬪跡

月掛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

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

蘇曰漢元帝七月有塵埃大風

自北來北斗為之昏天寒不成寢無夢寄歸魂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

趙曰擊柝以言警夜靜則除之

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

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

洙曰謂段子璋反也

蜀使動無還

趙曰吐蕃

未息所以蜀使輒無還

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趙曰拍荊州也舊本作蠻非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

洙曰項籍聞軍中皆楚歌

寒沙蒙薄霧落

月去清波

趙曰月落時離江已遠不復有影在水中

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

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

白帝者白帝城也陽臺則宋玉

所謂陽臺之下是也

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

蘇曰仇輝疊嶺

地坼江帆隱

蘇曰樂廣曰地坼山摧國有大恐

天清木

葉聞荆扉對麋鹿共應爾為羣

夢

古詩二首

律詩二首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

宋鮑昭行路難

生別常惻惻

蘇曰蘇武

別茲歐陽建惻惻心中酸楚詞悲莫悲於生別離謝

江南瘴癘

蘇曰蘇武

地

魯曰劉孝標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

事下獄尋陽今之江

逐客無消息

魯曰李斯

明我長相憶

他鄉上有加食食下有長相憶

恐非平生

菟路遠不可測菟來楓林青

蘇曰魏壽詩婦人女子

有羽翼返關寒黑今君在羅網

蘇曰魏壽詩婦人女子

疑照顏色

彦輔曰西清詩詔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

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

無使

水深波浪闊

蘇曰宋玉海水深浩波浪

蛟龍得

蘇曰宋玉海水深浩波浪

大夫曰吾嘗見祭甚善然為蛟龍所苦今若有惠可以揀葉塞之

遊子久不至

縛以五色絲此二物蛟龍所畏也

蘇曰宋玉海水深浩波浪

浮雲終日行

師曰楚辭云日暮碧雲合

遊子久不至

詩浮雲

蔽白日遊子不顧反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

來不易江湖多風波秋多風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

首蘇曰諸葛松出門無往還時復搔白首若負平生志蘇曰季常一囊粟俸拘束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鄭曰顛昨焦頰秦醉切蘇曰

侯居冠蓋蔭四街朱輪竟長懼寂寂揚子宅門無相與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孰云網恢恢蘇曰

而不漏將老身反累蘇曰稽昂吾將老千秋萬歲名寂寞

身後事朱曰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

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蘇曰世說袁彥伯曰江山聊落居

兵道路或通或塞故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蘇曰

三朝兩急青楓暮趙曰言南下之景蓋楚地多楓雲深黑水

遙朱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日班彪雲黃藏黑水趙曰

師曰楚岸多青楓甫客居荆楚懷想故夢歸歸未得朱曰

得不用楚辭招朱曰宋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飛散其命將

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異其覺悟而還之也趙曰一作

夢竟歸未得未當言歸亦得與下句方有分付宋玉哀屈原憂愁內

書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趙曰言二月昏睡

短睡不足而乃分桃花氣暖眼自醉蘇曰一作桃花醺人

書之半以眠耳岸上桃花爛熳謂王恂曰醺得眼醉般紅泛眩中重灼人眼已醉

春渚日落夢相牽趙曰春渚繞不自由矣故鄉門巷荆

棘底

趙曰不歸之文而生荆棘矣

中原君臣豺虎邊

洙曰見人少豺虎多注○趙曰

言盜賊也王粲詩盜賊如豺狼

安得務農息戰鬪
普天無吏橫索錢

洙曰時多橫賦暴斂也○趙曰橫去聲吏乘軍須之勢又至於暴橫求索其為可傷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三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六